

震旦的拾憶

陳易恒

民國廿七年日軍進據上海近郊，母校由徐家匯遷入上海法租界，大三與大四在愛麥虞路中華學藝社上課；大一與大二借震旦大學。該校在法租界呂班路二側，東側是舊震旦校舍，西側是新建四層大樓包括教室、圖書館及體育場，我們就在這優美的環境渡過兩年黃金時代。

校長黎照寰氏、各院長、系主任、教授及助教多未更動，仍是原班人馬。到民國卅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進駐租界，由於黎校長是中央委員不得已離滬飛渝，殘局由唐老校長蔚芝收拾，改名私立南洋大學，並再度出任校長，維持一學期終被偽政權接收。

唐老校長——同學均稱唐閣老——已年屆古稀，雙目失明；但每星期還是到校授課。我們大一理工學院合班，每二星期由唐老校長親自講授孝經，上課時先由助教朗讀孝經一段，然後唐老校長閉目逐段講解。同學雖多，鴉雀無聲，都受唐老校長感召而入神。

黎校長因當時上海情形特殊，很少在校辦公，也沒有週會或其他集會訓話的機會；所以很少機會看到校長。在震旦我在樓梯中只碰到一次，藍布長袍，當然沒有交談的機會。

在當時的上海——孤島——律師是很吃香，但數理與法律根本毫不相關，沒有一個同學聽從周老夫子的勸告。現在想想老夫子的話真是金玉良言，假使具有數理的根基及分析事理的頭腦，再熟讀法律，將來必可成爲出色的律師或追求真理的法官。不單是讀法律要有數理基礎，近代了不起的財、經專家如尹仲容學長，李國鼎部長，嚴副總統等都是讀理工出身，數理的確是做人做事的基石。

震旦大學圖書館在新大樓二樓，環境與設備可稱一流，當時也成爲交大同學自修場所，圖書館管理員是一位戴深度近視眼鏡的震旦職員，他面無笑容而聽覺特別靈敏。圖書館常常客滿，由於管理嚴格，永遠保持鴉雀無聲。同學們如有交頭接耳低聲討論，這位管理員會立刻走到身邊干涉。當時同學們非常討厭他；但負責的精神，確使大家欽佩。

其他名教授如經年戴太陽眼鏡的胡敦復教授，德國外科博士而回國後未動過刀的德文教授，專出微積分難題的莫助教，能背全本 Dening 普通化學的張懷義副教授，理工同學都有深刻的印象。

有人說：『老年人生活在回憶中』，回憶卅年前的求學時代是甜蜜的；同時自己也覺得老了。

理學院院長是裘維裕先生，他一頭白髮外表嚴肅，當時教大一理工學院的普通物理，授課時全用英語講解。大部份同學因沒有聽英語習慣，摘記無從着手，大家叫苦連天；但一星期以後都覺得英語講解反較易瞭解。普通物理是最吃重的一門課程，每星期都有不定期的測驗，一星期測驗問答題，一星期考計算題，再加月期考，所以天天均在緊張中。有一天裘院長的白髮忽然變成滿頭黑髮了，同學們都很奇怪，經消息靈通方面透露，裘院長翌日將續絃了，所以最近面帶笑容，同學們也皆大歡喜。過了幾天裘院長假滿上課，同學們又發現裘院長加戴了一頂黑色睡帽——俗稱壓髮帽——原來裘院長頭上邊緣白髮更生，而頭頂仍是經人工處理的黑髮，近視的同學們以爲裘院長忘記將壓髮帽脫下了。

物理系主任是周明先生，他是慈祥的長者。教我們——物理系——Precision Measurement。當時的環境，數理系畢業同學既無法出國深造，唯一出路是教書。讀數理系同學就請教周老夫子討論將來出路問題，老夫子很誠懇告訴我們：『在現在環境中，你們畢業後最好再讀法律系』。同學們都莫明其妙，雖然

(上接第37頁)

舊金山時，受到楊裕球學長伉儷，陳乃東學長伉儷，舍親林同棧學長伉儷，以及我表妹高訓鎰諸人的照拂也非常多，還有一位裕球學長的同事 Mr. Frank Hung 百忙中還到機場去接，並伴遊舊金山各名勝，洪君我雖未曾謀面，却也是該萬分感謝的熱心人。

心情實在矛盾，妻前幾天還不停在念：現在真常常盼望孩子們能多回家來聚一聚，平時家中只剩兩老，寂寞無聊，我因公出差時，更只剩妻一人守着電視機消磨時光，連個說話的對象都沒有，而育台在身邊時，却又極力勸他出國深造，說來仍是愛心勝過私心，爲下一代的前途打算，盼望他們能找機會到外面去闖一闖，則他們的前途更爲光明，幸福而美滿，同時也必然將給國家帶來更多的希望。

Mr. Roger Yu-Tai Yeh

(紫荷台) (電子工程58年)

Box 375, East Hall

71 East 32nd Street

Chicago, Ill. 60616

U. S. A.